

我平凡低调，
但我不是路人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路小丙/禹媚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308-08640-0

I. ①我… II. ①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6302 号

我是路小丙

禹 媚 著

策 划	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
责任编辑	徐 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95 千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640-0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目 录

001	引子
003	采访部来了三个实习生
008	走,扫街去
014	跟对人,有肉吃
019	仙人球事件
025	这个救人英雄有点无厘头
030	你被留用了
036	108 个红包
041	客串了一回陪聊小姐
046	米娜去了广告部
051	我要换线
056	记者也分三六九等
061	室友遭遇极品男
067	白担了这个虚名
072	一朝天子一朝臣
077	米娜竞岗成功
082	兔死狐悲
087	媒体也是娱乐圈
093	职场属于装 B 者
098	要么好好活着,要么赶紧去死

104	哀恸有时,跳舞有时
110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116	馅饼定律
122	忙也焦虑,闲也焦虑
127	第三类法庭的幻灭
133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38	另一条道路
144	次生危机与口红效应
149	催命铃声
155	“倒刘”事件
161	得房地产广告则得天下
166	我们可不可以不成功
172	极度渴望就是绝望
177	遭遇天价索赔
183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89	汤卓尔被炒了
195	委曲未必能求全
202	回头草吃吃更健康
210	我把自己丢了
216	辞职
221	人人皆可为记者

引 子

一天清晨，我被一个噩梦惊醒。

与其说这是个噩梦，倒不如说它非常之超现实。

在梦里我已经老了，和很多革命老前辈一样，因为积劳成疾，光荣地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于是被装进了棺材中，运到殡仪馆里，周围乱糟糟的挤满了人，正在商量如何给我念悼词呢。

作为梦的主角，我有一双全知的眼睛。我看到了米娜、张家明、小李子，看到了陆峰、秦岚，我甚至还看到了刘文统，他们挤在人群中，看起来并不悲伤。

追悼会开始了。同志们依次上场，手里都拿着一朵玫瑰。真奇怪，追悼会不应该手持康乃馨么，这唱的是哪一出？

首先走出来的是刘文统，他一本正经地致辞：“这里躺着一位无冕之王，她智勇双全，坚持正义，为了新闻理想奋斗终生，直至最后一刻。”这说的是我么？怎么听起来好像女英雄刘胡兰呢？

接下来是小李子，他绷着张喜感的娃娃脸说：“小丙姐姐你安息吧，那边再也不会会有突发采访，更无须再为稿分担忧，你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苍天，我曾经活得这么狼狈吗？

米娜边哭边数落：“我早劝过你转行了，记者上班不像上班，下班不像下班，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畜牲用。唉，这辈子苦命做记者，下辈子记得千万别。”她双膝一软，哭倒在我灵前，小李子连忙上前把她搀扶走了。

张家明在人群中走了出来，面带哀戚，声音低低地说：“都说女记

其实我性格里有点孤僻，不过还是装作很有信心地说：“还行吧。”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后悔，在陆峰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好好地问自己一下。

“你对这座城市有什么了解？”

我脱口而出：“我知道，有黄飞鸿。”

陆峰笑了，我再傻再天真，也看得出他眼中的揶揄，窘得脸都红了。

幸好面谈没有再继续下去，陆峰让我去人事部交押金领工卡，然后去采访部报到。

当时采访部一共来了三个实习生。

我、米娜，还有汤卓尔。

那会儿我们都还是二十挂零的年龄，称得上青春逼人，才来不久，就被冠以“三朵花”之名。在我看来，如果说岭南美人米娜是糖醋排骨，那来自四川的汤卓尔就白嫩丰腴得好像粉蒸肉。

米娜和我基本上没有经过生疏的阶段就直接混熟了。当时我正坐在临时宿舍的床上发愣，肩上冷不丁被人拍了一下，抬头一看，眼前站着个黑里俏的姑娘，穿着小吊带，虽然和舒淇一样平胸，却也有几分独特的风情。

“你好，我叫米娜。”

“我叫路小丙。”

这个叫米娜的姑娘乐了：“这名字真Q，像你本人一样可爱。话说，为什么不叫路小甲呢，至少讨个口彩嘛！”

“其实是我老妈怀我的时候，特别爱吃门口卖的千层饼，所以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也许是米娜的自来熟感染了我，我头一次在陌生人面前这么口若悬河。

“小饼？你妈太有创意了，还好你没有长张大饼脸。”

“惨在人如其名，从来都很落后，没有得过甲。”

我们笑作一团。

这时候，有个一身白裙的姑娘敲门进来，斯斯文文地问：“请问这是禅城日报安排的宿舍么？”

那声音，娇柔得似乎能滴出水来。

受了感染，我的声音也低了八度：“是的，请进。”

这就是汤卓尔了。

为配合她娇滴滴的嗓音，我和米娜也装了一回斯文。想着未来兴许会成为同事，少不了客套一番。

首先是自报家门。米娜毕业于本地一所专科学校，我稍好些，好歹是在湖南某个本科院校混了四年。汤卓尔听了我们两个的自我介绍后，清了清嗓子故作不经意地说：“我是燕大的。”

天雷啊，这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好学校。我的那个小心肝啊，顿时被震成了碎片。我和米娜对望一眼，都禁不住正襟危坐起来，咱再不济，也和燕大的学生混到了同一个单位，可得自重身份。

没想到还有更雷人的。汤卓尔顿了一下，继续装作不经意地问我们：“听说这个报社门槛挺高的，你们怎么进来的？”

米娜那会儿还没混成人精，指了指天花板脱口就答：“亲戚介绍进来的。”

那时《武林外传》还没有上演，后来看到里面那个出版商神秘秘地说“我上面有人”，我就禁不住想起米娜那个指着天花板的手势来。

我心虚地说：“他们说 I 发表的那些文章还不错。”

汤卓尔问：“他们是谁啊？”

我只有老实回答：“其实就是陆总。”

汤卓尔长长地“哦”了一声。

交谈顿时有点冷场。

出于礼貌，我回问了一句：“那你呢？”

汤卓尔顿时脸都亮了：“我么，是他们报社去我们大学搞了一个专

走，扫街去

我们三个实习生，被随便往哪个组里一塞，就当完成了交接任务，没有人再管我们。

汤卓尔因为取得了领导的信任，被委以一些不算太难的任务，比如说去参加某个没有重要领导的会议。

米娜在煮完咖啡后，博得了众人的好感，却还是无人认领，只得快快加入了看报纸的队伍。我们两个足足看了一周的报纸，直到报纸缝隙间的广告都看熟了，我们还是不知道实习工作应该从哪里展开。

米娜问坐在我们旁边的一个同事：“实习生没有老师带的么？”

得到的回答是，没有。

“那什么时候才会有人带我们呢？”

“等到你能够独当一面的时候吧。”同事说完，就急匆匆赶出去采访了。

我们心里直骂娘：等到老娘独当一面了，还需要人带么？

好吧，那么继续看报纸。米娜又去鼓捣她那速溶咖啡了，我抱着自暴自弃的心理，偷偷点开了《魔兽世界》的界面。

“今天不是周末啊，怎么不出去采访？”突然有人站在了电脑边，我抬头一看，竟然是陆峰！惊吓之下，不知如何应对。

还好米娜眼明手快，赶紧给陆峰端来杯咖啡，一边使眼色让我赶紧把电脑给关了。

“无事可做吗？”

“这就是你们扫街的成果？”

“是的。”

“请你告诉我，这篇稿子的主题在哪里？所用的体裁是消息还是通讯？新闻点是什么？”

我和米娜被逼问得汗如雨下，不知如何应对。

陆峰抽动一下嘴角，做总结发言：“你们这是眼中无新闻，所以笔底无新闻！”

我不服气：“陆总，街上本来就没有什么新闻，每天看到的都差不多。”我光顾着申辩，没注意到米娜在一旁使劲地拉我的衣角。

“是么？”陆峰扫了我一眼，“我正好准备下班了，我们一起去祖庙路转转，看是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根本就找不到什么新闻。”

两个转了一天的小兵顿时蔫了，只有弱弱地说：“好吧。”

我们坐上陆峰的那辆雷克萨斯轿车，舒舒坦坦地将双腿摊开，冷气透进每个汗湿的毛孔，无比舒服。米娜悄悄在我耳边说：“以后姐非找个开靓车、住豪宅的有钱人不可。”

赶到祖庙路，华灯掩映的街景还是那么平平无奇，但透过陆峰的一双眼睛，却处处都是新闻。

首先从最司空见惯的场景开始，陆峰指着穿白纱的女孩问我们：“街头有两对新人在拍婚纱照，为什么他们选择在这个时候拍照呢？”

米娜答：“因为4月份天气正好，到了五一的时候就太热了，人也太多。”

陆峰问：“那选择在4月份拍婚纱照的人会不会很多？”

米娜回答：“应该是吧。”

陆峰继续问：“从这个角度，可以做一个什么稿子？”

米娜反应很快：“是不是可以探讨一下，4月份婚纱影楼大热的现象，并与其他月份进行比较，写一个经济新闻？”

刹那间，没有编制的不公平待遇、坐冷板凳的委屈、在烈日下行走的辛劳、写稿时的费神等各种感受一齐涌上了我的心头，我听见自己说“好的”，眼泪却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

看到我哭了，陆峰站了起来，好像有点尴尬。那一刻我感觉特丢脸，这才多大点事啊，值得哭吗？看来坏印象已经生成，无法挽回了。

我向他点了点头，说声“陆总您先忙”，就逃似地跑了出去，迷糊间，隐约听到他在后面叫我。

回到宿舍，汤卓尔已经睡了，米娜早搬回家住了。

我刚一开灯，躺在床上的汤卓尔就发出了嘟囔声。换平常我可能会把灯熄了，可那天心情实在太糟，于是不管不顾地换了拖鞋去冲凉。

从洗手间出来，只见汤卓尔披头散发地坐在床上，气冲冲地对我大吼：“三更半夜的你还叫不叫人睡了，又是冲凉又是电话响个不停，难道你不觉得打扰别人是一种没教养的表现么？”

从小就没有父亲的我生平最恨别人说我没教养，我一时间气得怒发冲冠，口中却讷讷地说不出话来，只得狠狠地指着汤卓尔厉声说：“你给我闭嘴！”

汤卓尔脸上露出嫌恶的表情，耸耸肩睡下了，表示我不和你这种没教养的人计较。

拿过电话一看，三个未接来电都是妈妈打过来的，跑到洗手间回拨过去，才叫了一声“妈”，就已经泪如雨下。

老妈吃了一惊，连问：“小丙你怎么了？”

我能够说什么？自打三岁那年爸爸跟小三私奔后，我就成了老妈的主心骨，平常只有她向我诉说生活艰辛的份，我从没有尝过撒娇的滋味。

于是我将眼泪咽回肚子里，安慰她说：“没什么，有点感冒了。”

“那可得多保重，好不容易找到份好工作，身体好了才能好好干。”老妈在电话那头眉飞色舞，“小丙啊，自从你去了禅城日报后，我们学

跟对人，有肉吃

没想到，过了几天，我那篇洋洋洒洒的稿子居然见报了，题为《破译婚纱照背后的文化密码》，配上穿白纱新娘的大幅彩照，足足占了一个版。虽然改动比较大，但基本还保持着原文的节奏和韵味，几个小标题一勾勒，确实起到了点石成金的作用。署名一栏，赫然写着“路小丙”。只有我知道，这篇稿子里，有我的汗水，但更多的是陆峰的功劳。

我心里乐开了花，偷偷把办公室当天到的报纸拿走了10份，锁在抽屉里，准备回家的时候拿给老妈显摆。米娜的那则消息也见报了，不过很可惜只有几寸见方的豆腐块，这丫头眼红至极，叫嚣着这周的晚饭都得归我请了。

周五开部门例会时，陆峰隆重出席，还顺手拿了我们三个实习生的新闻作品做点评。

给汤卓尔的评语是：“科班出身，行文严谨，思维缜密，新闻写得中规中矩，但略嫌灵气不足。”

给米娜的评语是：“虽然行文有点稚嫩，但懂得抓新闻亮点，足以吸引读者眼球。”

给我的评语则是：“对新闻写作几乎没有基础，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这时候他晃了晃手中那张报纸，正是婚纱一文，以一种非常肯定的口吻说：“很多人说这篇文章写得不像新闻，实际上新闻的写法从来就没有固定模式，所以大家在写新闻的时候不妨作多种尝试。”

此言一出，与会人员或嫉妒或羡慕或欣赏或不屑的目光齐刷刷落在我身上。我的脸红了又红，到报社这段时间，还是第一次尝到做焦点人

物的感觉。

陆峰的发言，照我看来是一碗水端平，每个人都各打一巴掌各给一个甜枣。可依米娜事后一分析，却大有玄机。她认为，陆峰对汤卓尔的评价是明褒暗贬，对她的评价是贬中藏褒，对我的评价是大褒特褒。

我捧腹大笑：“大褒特褒，煲汤么？”

米娜继续发表她的宏论：“相信我，作为一个职场新人，你已经成功迈出了第一步，那就是，跟对了人。”

她说：“要想在职场站稳脚，首先就得深谙跟人之道，第一次跟人成功，至少就赢在了起跑线上。职场就如江湖，被划成了各个门派，你不入少林武当，就得入昆仑点苍，再不济也得混个海沙帮。那些漂在江湖的无组织无纪律者，最终总难免被招安的命运。你看，令狐冲一心想无门无派，可还是被逼成了衡山掌门。”

听了米娜的跟人理论后，我还是没法和实际联系起来。作为初入职场的菜鸟，我总认为，只要有本事，肯努力，出头之日指日可待。

但是，我还没有搞清楚该跟谁、怎么跟，就已经被定性为“陆总的人”了。

首先是汤卓尔对着我旁敲侧击：“路小丙，听说你是陆总招进来的哦。”

我再笨也听得出她的弦外之音，不过还是装作没听见。

后来，不止一个同事明里暗里地问我：“你和陆总是什么关系？”

我怎么回答？远房表妹、朋友的女儿？对此我只有支吾而已。

再后来，连我们林主任都有意无意地说：“路小丙，这个采访你直接向陆总请示一下吧，你和他比较熟。”

我怎么解释？陆总除了在会上表扬过我一次，再没有任何私交，在进报社之前，陆总压根就不知道世上有我这号人存在。

好吧，既然解释无用，我只好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路小丙是陆总的人”这个事实。

而然，汤卓尔就成了林主任的“门生”。

陆峰在的时候，林主任对汤卓尔的这种偏爱还掩饰得比较好，至少，如果他派给汤卓尔一单容易出彩的采访，那么过几天，肯定会派给我一单同等分量的采访。

那时候我还没有觉悟到，当你上司的上司对你欣赏有加时，身为上司的那个人，实际上心理是很微妙的，他固然不敢给你小鞋穿，但想要他给予你同等的欣赏和关怀，这个基本上很难。毕竟，他对你再照顾，你也很可能会将这种照顾归结于更高层的青眼有加。

奇怪的是，曾经提出过跟人理论的米娜，在跟人之道上，却一直犹豫彷徨，没有作出选择。照她的说法是：“现在大局未稳，我还得观望观望。”

这么观望来观望去，米娜就显得有点势单力薄了。私底下，她曾跟我说，陆峰被我占了先机（其实这时她完全有发展成陆门弟子的可能），林主任和她气场不合，至于那个资深美女秦岚，倒对她的乐观独立表现过赏识之情。

“秦主任是个有慧眼的人，可惜啊，职位低了点。跟对人，有肉吃；跟错了人的话，连草也啃不上。姐跟人是有底线的，姐宁缺毋滥。”米娜仰天长叹，做怀才不遇状。

“得了吧你，还真当自己是千里马。”不过我承认她说得对，跟人不仅要讲实力，也要讲气场，林主任老成持重，你杀了他他也不会打心眼里认为我那种散文体新闻是什么创新。

“那是，职场是场长跑，拼的不是速度，是耐力。”米娜继续得瑟。

后来我发现，这是米娜说过的最具哲理的一句话。有时候，赢在起跑线的人，往往跑得不远，甚至会跑偏了道，倒是那些瞄准目标才出发的人，往往更具可持续发展潜力。

实习第一个月，我因为“上面有了人”，而且那人还是主抓业务的一把手，风头一时无两，连林主任都表扬我“头炮打得很响”。汤卓尔

这叫见好就收。”米娜显示出她善于和色狼们周旋的过人天赋。

听了米娜的劝告后，我对发哥粉饰出来的关心也反应冷淡了，他在QQ上偶尔跟我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我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就是干脆来个不理不睬。

发哥也是个识趣的，很快就转移了目标。于是乎，跟着发哥屁股后面跑的人，就换成了汤卓尔。

看着汤卓尔的大作频频见报，米娜一边嫉妒一边装作毫不在意：“让他们互相利用去吧！”

我什么也没说，心里想的却是，原来汤卓尔看似强大骄傲，内心的惶恐其实一点不亚于我们。该死的发哥，就是抓住我们这种初入职场的惶恐心理，妄图乘虚而入。虽然我与汤卓尔住在一起，但看到她那副自以为是的樣子，实在懒得提醒她。

发哥和汤卓尔“互相利用”了一段时间后，终于出事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办公室玩《魔兽世界》玩得不亦乐乎，突然接到了汤卓尔的电话，她在那头哭喊着：“路小丙，你快回来啊！”

出大事了。撂下电话，我连电脑都顾不上关，赶紧往宿舍跑。

报社离宿舍只有短短一段路程，半路上，我和发哥狭路相逢，他衣冠不整，脸上隐约还有几条血痕，看见我时表现得十分慌乱。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就撒腿往宿舍赶。

宿舍的门洞开着，汤卓尔躺在床上，哭成了泪人。还好，衣服还是整齐的，我抹抹脑门上的汗，顺手关上门，松了口气。

没等我坐稳，汤卓尔一头扎进我怀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起来。原来，今天发哥借采访应酬为名，拉着她去陪线上的通讯员喝酒，几杯下肚，汤卓尔不胜酒力。发哥借送她回宿舍之际，欲行不轨，幸好色心有余而色胆不足，被汤卓尔挠了几下后，就惊得落荒而逃了。

汤卓尔也吓得够呛，倒在我身上哭了半宿才睡去。

说实话，这时凄凄惶惶的汤卓尔还挺招人疼的，不过第二天一起

床，这姑娘就恢复了原样，嫌我占用洗手间时间过长。

本以为这事就这么完了，没想到还有更戏剧化的场面。那天我扫完街回来，发现一切都不大对劲。平常安静的办公室突然变成了闹哄哄的马戏团，一群人围成圈正津津有味地看热闹。

我凑上前去一看，刹那间惊讶得差点连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演马戏的主角居然是汤卓尔和一个穿黑裙的少妇。那少妇杏眼圆睁，柳眉倒竖，牙尖嘴利，斥责汤卓尔勾引她老公。仔细一听，才知道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发嫂。

汤卓尔到底还嫩，哪里经历过这种场面啊，争辩了几句后就想一走了之。可这种情况哪容得她脱身，电光火石之间，发嫂拿起汤卓尔桌上的一样东西，劈头盖脑地砸了过去。

群众惊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幸好此时有人眼明手快，拉了汤卓尔一把。我捡起发嫂投掷的“武器”一看，才发现是汤卓尔养了一阵的小仙人球，她说这玩意儿能减轻电脑辐射，平常当宝贝似的。

混乱中，总编陆峰亲自出面，制止了这场闹剧。

当时发嫂还想抗争，陆峰铁青着一张脸沉声说：“如果你还想李宏发保住这份工作的话，就回家闹去！”

这话说得，真是掷地有声！发嫂闻言立马噤声，遁形很久的李宏发同志闻言也现身了，连哄带骂地拉走了他那个宝贝老婆。

站在人群中的陆峰，显得那样卓尔不凡，好像只要他一出手，就没有摆平不了的事。

汤卓尔还站在那发愣，我傻乎乎地走过去，将手中的东西递给她：“你的仙人球！”

这姑娘的小宇宙瞬间爆发，右手狠狠一挥，小小仙人球就掉了在角落里。我看了一眼那个仙人球，几经抛掷，它有点蔫头蔫脑，显得十分无辜。

经查证，仙人球事件的起由是发哥脸上的几条血痕，发嫂见后醋海

采访。

黄妻可能是悲伤过度，都有点傻傻的了，一问三不知。边上有个热心人士，是救人事件的目击者，见到有记者过来很兴奋，连说带比划地介绍起来。

据目击者描述，当时老黄骑着自行车回家吃饭，快到小桥时，发现前面有个女的连人带车冲进了河里。老黄将自行车扔到一边，奋不顾身地跳入水中救人。

“结果呢？”

“结果他在水里直扑腾，我才知道原来他也不会游泳，当时我和另外一个路过的人把那个女的拉了上来，但是找到他（老黄）时，他已经不行了。”目击者说得眉飞色舞。

救人英雄原来不会游泳啊，而且人也不是他救上来的。他到底能算英雄不？

我将忙于拍照的米娜拉到一边，说了下心中的困惑，不料她听了之后眼睛更亮了，毫不犹豫地下定语说：“算，当然算！不会游泳，仍勇敢下水救人，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激动之下，这妞差点没说出“这是一种国际主义精神”来。

这时候警车呼啸而至，开始清场，无关人士一律离开。我们两个没有记者证的实习生也只得含恨离去，还好已经采访得差不多了。

往回赶时，天色已经差不多黑了，一看表，7点多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身上的钱已不够打车回去了。

“糟了，我爸妈正好又回乡下老家了。”米娜又打我的主意，“要不你给陆总打个电话，让他来接下我们？”

靠，你还真当我是陆总的人啊。但也没其他办法，我只好战战兢兢地打通了陆峰的电话。

没想到，听完我结结巴巴的汇报后，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40分钟后，陆峰的雷克萨斯载着我们往回赶，在路上米娜又添油加醋地把今天

打动了无数人的心。

不单是内部好评如潮，社会反响也很不错。第二天，老黄生前所在企业的老板就打来电话，表示愿意给老黄家属送去慰问金。那天的热线电话一直没闲过，不断有人打进来，不是问老黄的生前细节，就是捐钱捐物。

陆峰乘势做了一个策划，派一组记者去采访黄妻和老黄的乡亲们，试图再现他的生平；再派另一组记者去采访老黄的企业老板，深度挖掘当地百姓博爱互助的精神。当然，我和米娜两个人，担当了新闻追踪的骨干角色。

几篇追踪下来，满城争说“不会游泳的救人英雄”，当地电视台还请来了黄妻做嘉宾，录了一期节目。我看了那期节目，可能是为了突出煽情效果，黄妻和孩子还是穿着不太干净的旧衣裳，小孩的脸倒是洗干净了点。我记得黄妻对着电视镜头，一遍遍地说着：“感谢好心人，感谢你们的关心。”看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

这位来自四川乡下的农村妇人，收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近10万元，这对于她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如果老黄知道他的死能够为妻儿换来几年的衣食无忧，在跳进河中的那一刻，是不是能够更安然？

为了对我和米娜表示激励，报社给我们发了一笔小小的奖金，500元。米娜提议说拿这笔钱请全体同事吃饭，好减轻大家对我们的嫉恨之情。我想了想说，不如捐给老黄的妻子吧。

米娜同意了。后来我知道，她还特意拿出了300块零花钱，凑成800块交给了黄妻。